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四十五期 2002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45, March 2002.
〔議題與回應〕

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 回應〈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瞿宛文

What Does Anti-Globalization Mean?
Comment on 'Against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Why and How'

by
Wan-wen Chu

收稿日期：2002年1月5日；通過日期：2002年2月1日。
Received: January 5, 2002; in revised form: February 1, 2002.
通訊地址：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email: wwchu@gate.sinica.edu.tw

摘 要

近來英美在全球強力推銷其以自由市場為主體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諸先進國內，也興起了有廣泛參與的跨國性的反全球化運動。在此情境下，對身在台灣的我們，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

進步人士對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意識形態有共識，但是先進國內反全球化的運動，其實部分隱念了認為落後國家以低工資低環保標準奪走先進國工作機會的看法，這與事實並不相符，同時也意味著對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敵意，並具有反進步的意涵。台灣藉由參與國際分工而成長，快速的產業循環又意味著部份產業與工作的外移，處於中間位置的台灣，實沒有立場也不應接受先進國內反全球化運動這部分的說法。

落後國家必須向先進國學習，又必須保持自主性才能發展，參與全球化本就是一兩難的處境。反對全球化意識形態、反對歐美主導的全球化之餘，我們是否也要反對全球化本身？這是個需要更多討論的難題。

Abstract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is all the rage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Should the progressives in Taiwan join in this movement? The US has been trying to impose its neo-liberal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ch is opposed unanimously by progressives all over. Many anti-globalizers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however, embraced the 'race-to-the-bottom' view of globalization and are hence hostile to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aiwan achieved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ost-war period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 Swift turning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 cycles meant that many low-end jobs have been moving out of Taiwan lately. We should be sympathetic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elsewher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are really in no position to join those anti-globalizers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確實，何謂全球化，何謂反全球化？這些名詞的含意其實相當含混。首先，我們必須要將全球化的現實，與全球化意識形態，做一個明確的區分。

全球化意識形態

現由美國在國際上推銷、並且已成爲全球主流論述的「全球化」，其實是一種很特定的對全球化的看法，其一方面認爲全球化是一種無可抵擋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有很強烈的價值意涵在其中，亦即認爲各國都「不應該」抵擋這趨勢，因爲自由市場是最理想的狀況，各國都完全開放市場，會是互利的行爲，對全球經濟也最有利。我們且稱這爲「全球化意識形態」，而它正是自七十年代以降新自由主義思潮（或稱華盛頓共識）當道下之產物。

對全球進步份子而言，就反對自由市場論、反對美國的霸權、反對美國代表華爾街金融資本進軍全球市場、反對華盛頓共識，大家應有相當共識，亦即反對這全球化意識形態應勿庸置疑。比較有爭議的應是在於 1) 全球化是否是無可抵擋的趨勢，2) 全球化的影響，以及 3) 反「全球化意識型態」是否就意味著要反全球化本身。

往下看齊？

一些反全球化的人士，認爲全球化是資本在全球範圍追求利益的動機驅使下，無可抵擋的趨勢，同時也認爲全球化因此必然帶來競爭壓力，會不斷壓低各國的工資與勞動條件，以及各種社會條件。這是相當簡單有力的論證，亦即往下看齊（race-to-the-bottom）的說法，資本家藉由資本外移的實質動作與威脅，來驅使高工資國家的工資及勞動條件往下看齊¹。這看法是認爲各國勞工是處於互相競爭的位置，落後國家的低工資勞工，會奪去先進國高工資勞工的工作機會。

1. 參見 Baker et al. (1998) 等。

事實確實如此嗎？全球化是否意味著市場的力量，會將工資與環境條件降至最低公約數？外來的壓力必然存在，不過，這壓力是以何種形式出現？以台灣為例，在一些情況下，如美國政府代表美國特定利益，來壓迫台灣政府接受某些條款等，這些我們都很熟悉，同時世貿組織的規定也有約束力，逼使台灣在加入前要開放諸多的市場等。不過，這些都不牽涉到工資與環保標準（至少目前還沒有）。

要求降低工資與環保標準的，都是打著全球化旗幟的國內勢力。國家或資本以全球化意識形態、以全球化趨勢作為藉口，來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來降低各種社會條件，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但這並非所謂純然的「全球化」的作用。

實際上，全球的工資或環保標準是否在（降低並）趨於一致中，這方面的證據並不很清楚。先進國之間的互動最為頻繁，但先進國之間並沒有此現象，更別提先進國與後進國之間了。

很多反全球化的人所引用的最重要的依據，是美國的平均實質工資近二十年來沒有增長甚或微幅下降。但實際上，平均工資的變化所隱含的，是不同技能水平的受雇者的工資水準差異的大幅擴大。美國沒有上大學的受雇者的實質薪資，在近二十年來下降了二成，而有高等學歷者的則上升了二成。在美國，高學歷者較能受益於全球化，其薪資與地位不斷上升，低技能者則較難受益於全球化，以致所得減少甚或失業。在此情況下，只談平均工資下降，好似美國工人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並不是對事實正確的描述。其實，全美國整體經濟確實受益於全球化，但在社會底層的低技能者則無法受益，是全球化的相對受害者。

二次戰後在全球範圍內，人力的流動性大幅降低，而資本的流動性則與日俱增。資本家會藉由這樣的不平衡的優勢地位來威脅進行討價還價，當然是普遍週知之事，同時這確實減少了勞工的談判籌碼。不過重要的問題在於各國工資是否因此一起下降走向一致？對於此事的認知會影響進步人士與勞工的策略。

工資與競爭力

各個國家的經濟體的競爭力各異，工資只是因素之一，並非降低工資就會提高競爭力。譬如說，台灣的工資當然高於大陸，但是競爭生存之道絕非將工資降到和大陸一樣，同理，台灣工資仍遠低於歐美先進國，這也不表示台灣可以與其競爭。套句老話，台灣生存之道是升級，而升級應和提高技術能力、生產力、工資並行。

各國的工人並非只是以工資水準來互相競爭，生產力是更重要的因素，同時社會的總和生產力以及生產環境更是關鍵因素。譬如，任何國際智庫對各國的投資環境的評估報告，必然包括對多種因素的評估，如政府財政、法令規章以及稅制、軟硬體基本建設、金融市場、教育制度、主要城市生活水準等等，人力資源的素質與成本，只是多種因素之一而已。

在形式上，對外投資與貿易是當地工作被取代的兩種途徑，亦即資本將生產活動外移，或者進口品取代了當地生產。不過，在經濟結構不斷變遷的情況下，取代或排擠作用未必能清楚界定。

再則，在全球範圍，先進國之間的互相投資與相互貿易，就佔了近三分之二的比重，亦即先進國的跨國公司主要去其他先進國投資，而不是落後國，資本的外移模式並不是一味的追隨低工資的勞動力。這與資本只要去工資較低的地區（往下看齊）的說法，有很大距離。在這點上，不單「往下看齊」的說法有誤，同時，主流經濟學認為「資本會往資本相對稀少的地方流動」的看法也明顯錯誤。同時，全球貿易也主要是在先進國之間進行，先進國之間貿易量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二，與往下看齊說法不符，也與主流的比較利益學說相左。譬如，東亞新興國出口快速成長之餘，也未曾超過美國進口的一成，談不上是取代美國勞工工作的罪魁禍首。

全球化的進程與規律是既定的嗎？

把全球化當作是一無可抵擋的、純粹經濟鐵律的趨勢，這看法是有問題的，同時，將全球化進行的模式視為既定，也是錯誤的。當然，一些持「全球化意識型態」的右派確實是贊成此觀點，並認為這是符合道德或政治正確的看法。某些左派反全球化人士也同意此觀點，雖然他們對此發展持極負面看法。但是，這為何是必然的發展？資本確實有不斷擴張市場的需求，但是民族國家仍然繼續會扮演關鍵的角色。再則，國際間競賽的遊戲規則如何訂定（包括世貿組織的規定），也清楚的會影響全球化進行的模式。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則會影響各國對於全球化的反應。全球化不是一個既定的經濟規律，同時全球化的趨勢在各國、在全球範圍內都是有逆轉的可能性的。就如現在有不少人在研究，第一波的全球化為何在第一次戰後會結束，而這第二波全球化是否會重蹈覆轍等問題。

既使就這第二波全球化而言，前半段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走法，與後半段八十年代至今的走法就很不同。後半段時期英美已經轉向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美國領頭強推華盛頓共識，要求落後國家開放市場，而在前期其作法並非如此。這在在顯示全球化不是一個機械既定的過程。

我們要反對的應是現在由美國領導、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全球化，但是我們要反對任何形式的全球化嗎？為什麼？

在台灣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

且將問題拉回到台灣來談。台灣這五十年來，就是以加入全球市場而成長，全球化的程度與日俱增，但是無可否認，這些年來實質工資確實也不斷成長，同時幸運的是，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所得分配確實比較平均（雖近年不均程度有增加），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受益於這樣的成長，為什麼要贊同先進國的反全球化人士？理由何在？

近年來台灣資本外移日增，加上政治問題，以及經濟不景氣，引起諸多恐慌，也引發了被大陸取代的恐懼，就這意義下，與先進國反全球化人士的恐懼稍有類似。這部分稍待再談，不過先在此強調，依據過去台灣的經驗，我們與先進國反全球化人士的關切與利益是不同的。

台灣與其他東亞國家藉由參與全球化而帶來工資成長之事實，確實使得先進國不少工會人士認為東亞進口品搶去了他們的工作，因而對東亞有相當的敵意，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贊成他們的論點，那不就是認為台灣不應該以過去的方式發展？他們的論點簡單來說，其實是認為各國工人是互相競爭的，而他們居於工資最高之地，似乎只會往下走。若事情真是如此，那在台灣的勞工就更沒有必要理會他們的說法，而應該爭取自己的機會了。

進一步引申，若我們反對大陸勞工搶走我們的工作機會，那同理我們也不能怪美國工人對我們的敵意。但事情或許並不如此簡單。

如前所述，在近二三十年來美國實質工資的差異不斷擴大，高學歷有技術及知識者，能從全球化中得利者，薪資越來越高，缺乏這些資歷條件者，則難以得利，薪資越來越低。有不少研究在探究這薪資差異擴大的原因，主要著眼於貿易的替代效果，亦即進口品是否替代了美國的就業，以及技術變革的關係，亦即新技術越來越重知識的運用²。也有人指出這樣的問題架構未必能得到確實的答案，因為美國與落後國家（包括東亞新興國）的貿易比重是如此的低，因此貿易替代效果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解釋變數，而技術變革原本就非中性獨立的解釋變數，不可能真的起解釋作用。同時，美國的勞動力整體，確實在近二十多年來面臨薪資波動度加大、就業不確定性增高的風險³。

在全球市場中居領導地位的美國，其競爭力奠基於其在技術與知

2. 參見 Cline (1997), Krugman (1995) 等。

3. 參見 Rodrik (1997)。

識尖端不斷的進步，其先進產業能藉由經營全球市場而大獲其利，在全球市場回收其投資利益，當然有助於其日後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因此美國經濟的主體是受益於全球化的。在這動態的產業變遷、利基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很難只是依據工資水準來評斷貿易對就業的替代效果。換言之，在全球分工體系下，美國既然要靠其尖端工業在全球獲利，就必須將一些技術層次較低的生產讓給其他國家來作。

在這過程中，產業變遷必然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但勞動力技能的轉變相當困難且需要時間與投資，這轉變的成本是否由個人或社會承擔，其實是一重要的政策議題。在強調自由市場、強調個人選擇的美國，這成本主要由個人自行負擔，社會對於底層勞工採取自生自滅的態度，這也是加深美國社會分化的原因之一，也使得這些受害者因而提出反全球化的訴求。

有人指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第一波的全球化，其為何會驟然停止走回頭路，就是因為各先進國內這些未蒙其利先蒙其害的階層，對全球化大力反彈所致。而這與當今先進國（尤其美國）情境的類似之處，不言而喻⁴。

全球化或資本在流動性上單方面之優勢，在在都會使得勞工在談判上處於比以前更不利的地位，這確實是事實。但是這並不表示全球化是一機械式既定的過程，廣義的社會民主條件在近年來受到多少侵蝕，也因各國國情而異。因此就此意義而言，問題並不是新的。左派在國內範圍，應該繼續追求這些廣義的社會民主條件的改善。

市場邏輯成為政治定義的核心，社會民主條件當然會受侵蝕，雷根和柴契爾政權下，社會民主條件被威脅是明顯的。但是在近十年來，雷根和柴契爾政權已經下台，社會民主黨派陸續在西歐拿回政權，雖然其第三條路與新保守主義之界線不明，但是這些政治的變化也顯示政治與經濟間複雜的關係。

4. 參見 James (2001) 等。

勞工的困境

我們是面對一些新的問題。勞工的處境確實普遍更為困難。但是目前反全球化的說法，其實與以前左派國際主義的立場有相當距離。以前是假設各國勞工利益與共，因此要以國際主義為號召。現在歐美反全球化人士，其實假設先進國與落後國的勞工是處於競爭地位，因此要求以限制資本外移，或是提高落後國家工資水平與環保標準來留住本地的工作機會。表面上提倡提高落後國家工資水平，但卻是以競爭角度出發以保衛自己利益為主⁵。

在美國，資本提倡國際化，而式微中的大工會以及已經式微的左派知識份子，則是反全球化，同時更提出了藍色與綠色條款的要求。在歐美，反全球化運動已經成為一個，混雜著後者的關切以及其他反對全球化社會後果的運動。在這運動中，就其反對美國霸權、反對美國政策只追隨資本利益而言，當然具進步意義，但是就其反對美國企業跨國到他國「去剝削勞工、污染環境」而言，則是否具有進步意義很成問題。

歐美反全球化人士反對跨國企業在落後國剝削勞工的抗議，確實使得一些想要維護形象的跨國企業謹慎些，對落後國勞工處境聊有助益。不過，這仍未解消勞工相互競爭的難題，也無法掩蓋先進國勞工敵意的出發點。同時，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落後國家的勞動條件，主要還是由各國國內經濟成長的進程來決定。現今先進國的勞工要求保護主義，在此情況下，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抵抗資本的說法，已經很難成為號召。誰來提？歐美大工會的提法，落後國家的勞工只能從此中感受到競爭，而非國際主義式的援助。現今資本與勞工的流動性與地位的不對等愈趨嚴重，過去勞工國際主義的提法在今日要實踐很困難，但是因而要求先進國資本不外移，並非解決問題的答案。

5. 參見 Amsden (1999) 等。

鬥爭都還是主要是國內的，最主要的是要反對國家或資本，以全球化意識形態、以全球化趨勢作為藉口，來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來降低各種社會條件。

台灣在過去戰後幾十年的快速成長中，實質工資也不斷上升，所得分配比起他國還算比較平均。不過台灣並不是先進國，整體處境不同，台灣勞工本身分化程度比先進國（尤其美國）低很多，勞工處境並不同於先進國的低技能勞工。就台灣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台灣經濟必然要持續參與國際市場，台灣的先進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會是必要的發展途徑，反對此種跨國經營既不可行也未必對勞工有利。如何面對來自落後國家更低工資勞工的競爭是一問題，不過美國工會的態度（保護主義）應既不可行、不適用也不可取，要求國家協助勞工順利參與產業升級應是一比較可行的策略。

台灣產業升級的迫切性是有目共睹，國家因此給予企業諸多補貼與優惠，而要求國家也同時盡力協助勞工參與升級，絕對是合情合理且可行。可能的方向包括，將補貼與優惠政策與降低失業的目標掛勾，要求國家將給予高科技企業的補貼措施中，也加入鼓勵員工再訓練的誘因，譬如若企業每年投資在員工訓練上的經費佔總薪資的比例超過某個百分比，則給予租稅上的優待等。

環保標準該全球化嗎？

如何以國際觀點來考量環保的要求？這也是個難題。當然有些議題必須要全球性的考量，如氣候公約等。但是基本上我認為當地人民的環保要求是隨著經濟發展而升高的，先進國的環保人士是否有權利，對後進國要求較高的環保標準？實在未必。有何理由將先進國在現在這個階段所持有的環保標準絕對化、道德化？其實許多先進國環保人士提出的反發展主義，對於許多貧窮的落後國家人民而言，難免會有何不食肉糜的感覺。現在大陸有些新左派也提出類似反發展主義的說法，來反對改革開放，說實在，這絕不是個好武器。貧窮國家當

然有發展經濟的動力與慾望，問題只是如何做，而不是要不要。

經濟發展有何罪？馬克斯絕對推崇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本事，同時他也認為人只有在發展生產力之後，才具備了從物質要求中解放出來的條件，這部分應無疑義。當然問題在於現今歐美先進國，已具備了這種條件，卻無法從中掙脫掌握主動性，只能被資本主義體系推著走，追求無限的成長。落後國家能夠做的是參考先進國的發展經驗，以美國這樣社會分化的模式為前車之鑑，避免一切為發展的成長模式，設法確保發展能帶來比較平均、比較民主、比較重視環境品質的成長結果。

大家應都會同意，不應容許國家以發展為由，來壓制國內各種社會民主的要求，就此意義我們要反對盲目的發展主義。但這不表示先進國的環保人士，可以用反發展主義，要求落後國家不要發展經濟。

發展導向國家與威權體制

發展導向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是落後國的模範嗎？這確實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一方面，修正學派是相對於自由市場派的，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正統的。它的貢獻在於指出，落後國家必須要自主的以干預的方式追求發展，而不是任由歐美資本指揮，在自由市場之下必然無法與其抗衡。另一方面，很多人質疑東亞諸國原先都是威權體制，並認為其就是東亞發展模式的一必要部份，因此推崇東亞模式也就等於推崇威權體制。

或許一個簡單的回答方式，就是指出修正學派關於產業政策的說法，絕對是任何落後國家可以參考的教訓，而威權體制在理論上並非必要條件⁶。不過，這問題的難處在於它的「反歷史性」，實際上，有任何落後國家是自由民主的嗎？自由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是什麼？

威權國家在落後國家恐怕是常態，同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極為

6. 確實，Robinson & White (1998) 編了本書稱為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普遍。東亞發展導向國家的特殊之處，是在於其能夠在給予補貼時，也規範資本對其提出要求表現的附帶條件，同時它能建立一良性的循環，讓人民覺得補貼資本的產業政策，是可以讓整體經濟獲利的，人民也可以享受到成長的果實。這體制在台灣是否在解體中，是我們要密切觀察的。

文化的標準化？

市場是否會統一化、同質化一切商品，包括文化產品？文化的標準化特別讓人不寒而慄？法國那位用推土機將一家麥當勞劃平的農夫，現已經成為全球明星、反全球化人士的英雄，代表以美食為傲的法國反對美國文化入侵。若將產品跨國界的問題先放一邊，成本的低廉與樣式選擇性，對生產者與消費者而言，一直都是個兩難。大多數的產品在只有單一樣式的情況下，生產成本應最低廉，大規模生產也最能不斷的降低成本，價格越低則產品越能普及，越多人能享受到它，這顯然容易令人覺得乏味。從另一角度來說，廠商會設法只服務最普遍同質的需求、最低公約數的品味，其結果也當然可議。但是，資本主義這兩百多年來，所創造空前的鉅額物質財富不就主要來自於此嗎？

確實，文化領域中的全球化特別具爭議性。很多人對好萊塢電影獨霸天下憂心重重，但另一方面，大家對於用美國寶齶牙膏矯生肥皂則未必會有那麼大的反感。因此也有人建議世界貿易組織，為文化產品特別網開一面，容許各國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而採取保護措施。

不過，到底我們抗拒文化的統一化，是爲了什麼？這一定具有進步性嗎？這其實都值得再討論。我們會抗拒一個什麼都整齊畫一的單調的世界，以及一個由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文化，這其中權力不均等的問題明顯嚴重，特別引人反感。但同時，每個文化似都應該維持相當程度的開放性，但這要如何達到？這當然不是能很容易做到，但是只是一味的反全球化，似無法解決這個難題。

落後國的兩難處境

落後國家爲了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向先進國開放以便向其學習，一方面要保持自主性以利自身的發展；作爲弱勢國必然要反對美國的強勢干預，但同時要防範陷入仇外的封閉與反動之中。要在這些兩難中取得平衡都是高難度的運作，而處於後殖民階段的落後國，是很容易會陷入過與不及的陷阱。

我們當然不相信新自由主義者所宣稱的「自由市場的結果必然最佳」的說法，我們因此要反對市場的霸權統治，反對「全球化意識型態」的主導思潮。但是我們也不可能回去擁抱，各民族國家經濟上閉關自守的解決方案，那是不可行、封閉性並反進步的。現在全球化的進程由歐美資本霸權主導之勢明確，但是歐美先進國中反全球化人士的部分觀點，是否符合落後國家及人民的利益，則是我們要小心面對的問題。因此所剩下來的選擇，是否就是盡力去影響全球化的進程？這難題要大家來討論。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趙剛，2001，〈爲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4期，12月號，49-146。

英文部分：

Amsden, A.H., 1999, *The Left and Globalization*, *Dissent*, Spring, 7-9.

Baker, D., G. Epstein and R. Pollin (eds.), 1998,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ine, W.R., 1997. *Trade and Wage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ames, H., 2001,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rugman, P. 1995.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55. Cambridge, MA: NBER.

Robinson, M., and G. White (eds.) , 1998.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